



毛泽东在湖北

刘继增 毛 磊 袁继成 主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在湖北

上江之九派流十國流之一派
南山烟雨弄春色之寇蛇鎖
大江萬壑知何去垂弓賦
東把酒對酒之西湖色
高調寄黃鶴堂
撰一九二七

刘继增 毛 磊 袁继成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毛泽东在湖北

©刘继增 毛磊 袁继成 主编

出版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537093

责任编辑 程世德

印刷者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发行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张 10

1993年10月第1版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插页 10

印数 1—1000册

字数 250千字

ISBN 7-216-01252-6/D·290

定价：8.50元

本版图书如印制质量不合格，可由印刷厂调换

前 言

1918年初夏的一天，湖南长沙。一个伟岸魁梧的年青人正在捧读一封北京来信。他就是后来为整个世界所瞩目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其时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这封信是他过去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从执教之地——北京大学写来的，告知他北京正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希望他能赴京寻求发展。得知这一信息，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兴奋起来，这年8月，毛泽东率领20名新民学会会员，辞别长沙城，先步行，后乘船，顺流东下，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而后在汉口改乘火车继续北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他的家乡湖南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湖北、武汉。尽管他在武汉逗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武汉这座当时仅次于上海、中国中部最大的商业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9年12月8日，将满26岁的毛泽东作为100人组成的驱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团长，再度来到武汉，并小住了10天，进一步加深了对武汉的认识。自此毛泽东与湖北、武汉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湖北、武汉成为他始终格外

关注的地方。武汉是他一生中唯一留下两首诗词的城市（《菩萨蛮·黄鹤楼》和《水调歌头·游泳》）。尤其在建国后，他更是对湖北、武汉情有独钟。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命题，主持召开了一些中央会议，作出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决策；正是在这里，他深入实际，进工厂，下农村，调查研究，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正是在这里，他会见大批外国客人（据记载，1958年到1966年间，仅官方公布的外事活动即达23次之多），指点江山，笑谈世界风云，“环球同此凉热”；正是在这里，他对长江武汉段水域一往情深，1956年5月至1966年7月间，曾在此近20次畅游长江，在江心水深流急处昂然奋进，让澎湃的心潮在劈波斩浪中得以宣泄，将宏大的抱负溶化于同大自然的拼搏之中……

无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的无数民族精英中，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幅画卷上。在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离我们日益遥远的今天，愈来愈多的人们把关注的目光再一次投向这个已经褪去了神秘光环的名字。对于这个时代伟人的研究，已不能够满足于宏观、抽象、概念化的考察，而应不失时机地建立起微观、细致、牢固的基础研究的大厦，这尽管可能会失之于琐碎和片面，却非常有助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乃至子孙后代更真实地一窥伟人的全貌。

有鉴于此，有感于斯，早在60年代，我们就曾编写过一本由董必武同志题写书名，反映毛泽东同志在湖北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图文并茂的书籍。这次又经

过一年多不厌其烦的考证、核实、调研，终于编写出这本小册子，以纪念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的诞辰。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将史料价值与科学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这本书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成为可信、可读、可亲的载体。其中既有伟人豪情，亦不乏凡人俗态，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无论从什么角度评价，也不管他的功过如何，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是时代的骄子、世界的伟人。身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缅怀历史，不忘过去，益莫大矣！诚望读者诸君能喜爱这本书。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心潮逐浪高

- | | |
|---------------------|----|
| 一、驱张赴京途中····· | 3 |
| 二、由黄浦而至汉皋····· | 8 |
| 三、造就一批“农民王”····· | 12 |
| 四、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 | 16 |
| 五、“糟得很”和“好得很”····· | 20 |
| 六、“全国农民的总炮台”····· | 24 |
| 七、发生在南洋大楼的一次较量····· | 28 |
| 八、阳新、麻城平暴····· | 31 |
| 九、在中央土地委员会上····· | 35 |
| 十、《菩萨蛮·黄鹤楼》····· | 39 |
| 十一、都府堤的日日夜夜····· | 43 |
-

第二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

- | | |
|-----------------------|----|
| 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 |
| ····· | 51 |

二、“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6
三、挽救神州陆沉的“转旋之术” ...	61
四、使敌“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 ...	67
五、“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73

第三章 极目楚天舒

一、“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	83
二、把长江航运事业搞好	86
三、“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90
四、“高峡出平湖”	95
五、“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00
六、“为中国人民的利益”	106
七、“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 洪水”	109
八、“长江里的水好甜啰”	114
九、“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	117
十、“要在长江上修上二三十座桥”	119
十一、“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124

第四章 坐地日行八万里

一、“大家尝尝湖北风味”	131
二、“多样化好处很多”	134
三、“外行要变成内行”	136

四、看武钢出第一炉铁·····	141
五、第二次到“武重”·····	144
六、喜讯传遍铁山·····	147
七、“你们的变化很大”·····	149
八、亩产万斤“我不相信”·····	152
九、“纸老虎”与“真老虎”·····	156
十、“不能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	161

第五章 大地微微暖气吹

一、“按照群众意见办事”·····	167
二、与省文教工作者在一起·····	172
三、“我们一起向上游”·····	175
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79
五、“把杜勒斯当作老师”·····	187
六、“中国决不越出它的合法边界” ·····	194

第六章 逝者如斯夫

一、“我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203
二、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207
三、“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	212
四、“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	220
五、最后的风尘·····	224

毛泽东在湖北活动日志

附录：

-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视察武汉
 王任重 261
- 毛主席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方向
 林一山 266
- 温馨的回忆
 ——纪念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诞辰
 刘惠农 273
- 巍巍丰碑映彩虹
 ——缅怀毛泽东同志对大桥建设
 的关怀 铁道部大桥局委员会 279
- 毛主席视察武钢
 刘文龙 284
- 毛泽东的孝感之行
 梁柏青 303
- 忘不了，临江的那个金秋
 郝启明 308

后 记

第一章

心潮逐浪高

一、驱张赴京途中

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东方古老的中国大门之后，逐渐迫使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便走上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艰难历程。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中华民族涌现出了千百万的民族精英，而毛泽东则是这无数民族精英中，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918年4月，毛泽东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湘江对岸，岳麓山下，成立了一个探索真理、为实现救国救民而英勇献生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正是这个进步团体，日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党员，同时也为毛泽东尔后领导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继“五四”爱国运动之后，1919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随着驱张运动的深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了100多人参加的“驱张代表团”，由毛泽东任总团长，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州、柳州等地开展驱张活动。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由长沙赴北京沿途作驱张宣传，展开活动。

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京前，事先已筹划先在武汉地区展开驱张斗争。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和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称之为九省通衢，是南来北往的中心枢纽。当时的武汉不仅以商业、工业发达而驰名中外，也以革命名城著称于世。辛亥首义就是在此发生。但更重要的是，武汉地区以恽代英为首的

进步团体互助社与湖南毛泽东为首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武汉又是与湖南、北京、安徽等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正因如此，毛泽东决定赴京代表团先在武汉地区展开驱张运动，制造声势，广为宣传，争取各省的支持，将驱张运动尽早推向全国，以迫使北京政府撤换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这个被湖南全省各阶层人士称之为“张毒”的反动军阀，是由段琪瑞皖系军阀执政的北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湖南统治时期，杀人如麻，抢劫财物，横征暴敛，摧残文化教育，钳制舆论，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当“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激荡湖南时，毛泽东率领新民学会会员立即响应，组织起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在全省展开了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运动。然而张敬尧，始则严密封锁、控制，继则诉诸武力，疯狂弹压。他不但下令查禁《湘江评论》，而且以武力强行解散了领导爱国运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致使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一度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11月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再度组建，继续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并公开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政府在湖南的鹰犬张敬尧的斗争。12月2日，当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各阶层人士在教育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时，遭到了张敬尧的武装驱逐、辱打。这一残暴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是日，长沙学生开始总罢课，抗议张敬尧的暴行。学生的这一行动得到了长沙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一城人民驱张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长沙学生誓与张敬尧作殊死的决斗。

毛泽东这是第二次赴京途经武汉。1918年初夏，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后，接到过去的恩师杨怀中先生的北京来信，告知北京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希望他能去北京。毛泽东将此

事与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共同议定由蔡和森先赴北京。蔡和森到京后，在来信中向毛泽东谈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毛泽东也能尽早起程来京。同年8月，毛泽东在蔡和森来信的一再敦促下，带领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告别长沙城，击水湘江，抵岳州，出城陵矶，进入烟波浩渺的长江，顺流东下，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而后在汉口改乘火车继续北上。虽然这次途经武汉停留短暂，但武汉这座中国中部最大的商业城市，当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为驱张运动，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临出发前，毛泽东与各校代表相约先在汉口一家旅馆集中，待人到齐之后再开会，进一步商讨驱张的斗争方略。12月8日，各校代表齐集汉口一家旅馆开会，在会议上代表团正式定名为驱张代表团。毛泽东这次途经武汉停留了10天，他率领代表团成员先与明德学校（位于汉口大智路）等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他们进一步发动武汉地区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支持驱张运动。为此，毛泽东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当夜便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累累罪行及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表达了湖南各界人士驱张的誓死决心。电文痛斥道：

……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上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秉虎狼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被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百，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去年张贼曾嗾使湘痞李鸣九等电京查问此款，至去长沙设立米盐公股清查处；闻近复贿令郭人漳等以旅京湘事维持会名义

向熊秉三先生诘问该款，无理取闹；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窃吾湘遭此巨创之际，哀哀子遗，非有巨资，何以善后，米盐公款为我三千万人民忍食淡所储蓄，乘必不易，利用尤殷，倘被鲸吞，此劫难复。被张贼之暴戾酷害，毒我湘人，已成惯技，独不能我同此食毛践土之败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公民等对于郭人漳等此种恶劣行为，誓不承认。总之此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保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此际倘来无耻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视为公敌。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纵即逝，祈毋忽焉。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五十五人。

驱张文电描述了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下所过的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彻底揭露了张氏兄弟祸湘虐民，收刮钱财，无恶不作的罪行，号召人民与张敬尧斗争到底。这个“快邮代电”在汉口、北京、上海等地报纸上相继发表，形成了对张敬尧的强大舆论压力。不仅如此，驱张代表团还通过走访调查，在武汉市民的帮助下，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的、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罄竹难书的罪恶勾当公诸于众，在国人面前彻底暴露了张敬尧的丑恶嘴脸。“张敬尧前此私运烟种入湘，不知凡几。长沙一县，发种至四万包之多。此种从奉天运来，共有七十余袋，除先已送到湘外，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鲇鱼套被站员游泳发觉者计四十五袋，每袋约二百余斤，外书‘交第二路总指挥司令查收’。第二路总指挥部为醴陵之张宗昌。盖张宗昌与张敬尧伙运也。事觉后，旅鄂湖南学生摄影烟种影片五张，呈鄂督王占元，电北政府，请将烟种扣留焚毁。一面派人

赴京呈报。”^①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国人哗然，纷纷上书报刊，谴责这一丑恶行径，使得张敬尧十分狼狈。

毛泽东除领导代表团展开驱张宣传，发动武汉地区学生和各界人士同情、支持驱张运动，以便推动和形成全国驱张的大气候外；还与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加深了友谊，有时他就住在恽代英处。毛泽东与恽代英在此以前早有书信往来。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办了进步团体互助社。半年后，毛泽东也在长沙组建起新民学会。这两个进步团体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从此，他们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当《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毛泽东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通过互助社举办的书报贩卖部，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赢得了恽代英等武汉进步青年对他的钦佩。在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后，恽代英满腔怒火，奋笔挥毫写下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愤怒声讨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该文油印好后，恽代英寄给毛泽东，《湘江评论》立即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全文刊载。而这一次的驱张运动，更使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得以相见，并一见如故，因而，俩人时常抵掌夜谈，共同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酝酿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连声称好，并就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等问题与恽代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当毛泽东将驱张文电交予他后，恽代英连夜

^① 《天问》，1920年2月8日第2号。